故宮週栞

培基

套印宋黃庭堅書松風閣詩　宣紙壹元二角　高麗紙二元

套印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卷　乾隆高麗紙四元五角　宣紙三元五角

上海發售處　上海棋盤街泗涇路口和和公司文藝部

漢譯滿洲老檔拾零（續）

太祖族弟固山額眞方善等怯戰革職處死　天命四年三月

上族弟固山額眞貝勒多比、貪生畏死、臨敵退縮、連年征明、皆未隨營効力、革職籍收其家奴、偵卒托木巴什私通明人、敵至不報、論死、

上族弟方善、慣作訛言、臨陣不力、籍收其家奴、又都城以西百七十里內界凡撤爾湖斡琿鄂漠侖間崖斐芬等處守兵、及都城以南百里內董鄂路守兵、見敵棄營逃竄、貪生忘國、俱論死、

太祖諭漢軍護軍諸牛彔額眞等　天命四年六月

上諭漢軍護軍諸牛彔額眞、甲喇額眞、梅楞額眞、固山額眞、及諸將帥曰、爾等宜加意監視、軍士之力戰與否、勿令退縮、遇有奮力攻戰、巧於營造、善爲嚮導者、務上告貝勒、勿妄舉而不察、勿欺上以徇私、若有欺妄、小則按律治罪、大則置之極刑、凡馭下者賞罰宜信、黜陟宜公、則衆服矣、其貝勒固山額眞及諸將帥等苟見軍士有臨陣退縮、肆意焚掠者、即以朕所賜黃鉞斬之、或以牛彔所有楛矢射之、勿得姑縱、致干咎戾、

太祖族弟貝勒等違命隱匿金帛受刑　天命四年六月

上族弟貝勒瓜爾察、族子貝勒唐古代一等將領扎爾古齊斐特克敦二等固山額眞侍衛伯爾金梅楞額眞侍衛錫拉巴甲喇額眞圖勒見、違命隱匿金帛、意圖自肥、爲人訐發、上不悅曰、朕念爾等戰陣勞苦、每次獲勝、輒有賞賚、爾等身爲大臣、而重違朕命、貪得無厭、至此將何以爲衆表率耶、其出所隱匿者、並按股應得者悉給、其餘諸公正大臣諸臣辭曰、我等所得已多、不敢更貪天賜、願以給諸貝勒、若尙有餘、仍可見頒、上曰、不可、彼等隱匿金帛、形同竊盜、非此不足令生羞憤之心也、命刑隱匿金帛諸臣、重者黥劓、次者射以鳴鏑、輕者批頰、賞罰俱伸、乃班師、

太祖克開原城行賞罰等事　天命四年六月

上命凡攜金帛東歸者、若非帶有護照扎喀關守將一概不得放行、即扣留其物、按違背朕命律治罪、甲喇額眞昂武西喇納二人違命、各以三馬捆載金帛東歸、至扎喀關、爲守關主將什漢所獲、遂盡沒其金帛、再罰銀十五兩、士卒犯有犯此者、止沒其物、不再罰鍰、今臚舉是役犒軍金銀數額於下、一等將領大臣各給銀二百兩金五兩、二等固山額眞大臣各給銀一百兩金二兩、三等大臣各給銀三十兩、四等官員各給銀十五兩、五等官員各給銀十兩、六等官員各給銀五兩、七等牛彔額眞各給銀三兩、八等護軍精銳及吉類額眞（按滿文老檔作「曲律額眞」）牛彔章京等各給銀二兩、

（接第二版）

孔子像

（南薰殿至聖先賢像之一）

南薰殿舊藏古帝王聖賢圖像册卷軸甚多、已具本刊第八十二期、至聖先賢像册即其中之一種、此像册紙本、均縱一尺零四分、橫七寸六分、計一百二十頁、著色冠服半身像、無款印、各頁右上、均有楷書籤題其姓名、册面原標籤題、「至聖先賢像」乾隆戊辰年重裝、考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史記索隱仲尼弟子傳引文翁圖記、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於壁間、此至聖先賢圖形之緣起也、唐書禮樂志武德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皆以從享、開元八年詔、十哲爲坐像、悉預祀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文宣王、贈諸弟子爵公侯伯、（始子淵兗公、終公西蒧祝阿伯、凡七十七人、）此至聖先賢封爵及後代諸儒從祀、並圖形之緣起也、諸弟子之數、或云七十或云七十二、乃約舉大槩言之、自漢藝文志論語家、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籍志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書佚不傳、其散見於史記家語、會要、通典、諸書者率皆多寡不齊、姓名互異、今第就此册所載、以曝書亭集孔子弟子攷訂之、此册所題封爵與宋史禮志所載、約略相同、惟宋史於顏曾思孟無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名號、又周敦頤爲汝南伯、程顥爲河南伯、程頤爲伊陽伯、與此相異、又此册于呂祖謙下多許衡一人、攷元史仁宗本記、皇慶二年、以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文宗本記至順元年加封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王圻續通考延祐六年追封周敦頤爲道國公、與此册正合、蓋前乎此無許衡、後乎此又增祀董仲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眞德秀諸人卽像位、以追溯所繪之時、必在元至順間無疑矣、又案顏高論語包注及釋文俱作顏刻、史記弟子傳、以「刻」爲「高」、與左傳定八年挽強之顏高同名、攷家語顏刻少孔子五十歲、則生於定九年、困學記聞謂合爲一人、非是、又申棖卽申黨、史記作申棠、今史記作申黨、釋文申棖、鄭康成云孔子弟子申續、家語亦作續、今家語作績、王應麟謂棠誤黨、續誤績、則申黨申續乃一人、又宋祥符二年既封申黨淄川侯、復封申棖文登侯、至明嘉靖間始存棖去黨、見明史禮志、惟朱氏主二人之說、與此册同、又別出巻申子續字子周、攷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子周、今巻申子亦名續、字子周、歧而爲三、此册不載其人、疑朱氏誤、（餘詳胡敬輯刻三種之南薰殿圖像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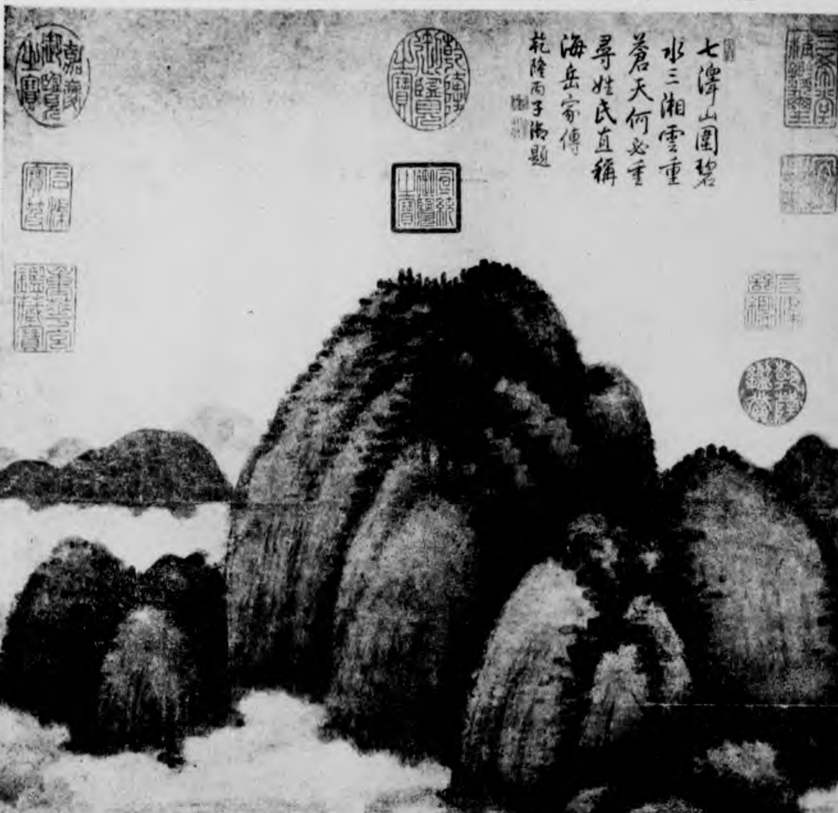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太祖致蒙古喀爾喀書　天命四年六月

上自開原還軍至青河嶺、遣門哥圖致書蒙古喀爾喀貝勒曰、古語云、漢人八十萬、蒙古四十萬、滿洲才三萬耳、（按此句滿洲老檔作「水三萬」正如察哈爾致清太祖稱爲東方水濱三萬人也、）詎意漢人擁八十萬之衆、猶不厭足、欺淩我小國、肆行殺掠、又離間葉赫金台石布揚古使叛我而歸彼、昏暴無道、莫此爲甚、我故祭纛告天、以証明國、自知天意無私、必眷我而棄明也、我滿洲與爾蒙古語言雖異、而同服先王之服、同循先王之道、願爾與我協力攻明、使明背腹受敵、以順天心、而伸大義、我兩國誼屬鄰邦、決無欺爾以利我之意、惟明欺暴過當、故不得不鋤強以扶弱耳、爾其圖之、我苟有不利於爾之心、有如此日、（案普通稱喀爾喀爲外蒙古部族、此所稱之喀爾喀則概在老哈河及西喇木倫河上流也、）

太祖諭諸貝勒大臣等　天命四年七月初八日

元人倣米氏雲山



上諭曰、朕仰膺天眷、臚我道衷、夕惕朝乾、堅持匪懈、凡諸貝勒大臣以至牛彔章京咸宜仰體朕心、恪恭職守、循法紀以持躬、厲威信以率下、勿効明人之散漫無紀、竊馬盜兵、罔所不爲、徇私枉法、以致敗亡、朕明如鬼神、察及秋毫、爾衆務宜束身自愛、毋得玩忽、朕言苟當、咸宜率循、苟有未當、亦宜進諫、今限於二十日內自總戎大臣固山額眞梅楞額眞甲喇額眞以至牛彔章京屯撥什庫等、俱就所記憶、將朕歷來明諭、可以遵行者、筆之簡牘、進呈朕覽、不許因襲粉飾、用以欺朕、朕當採入簿籍、以驗爾衆、言行是否相符、其各欽遵、

上又諭曰部衆有過、牛彔章京等失察、致爲貝勒大臣所知、立予該牛彔章京等以失察之罪、其有淩下罔上、曲法便私情事者、察出殺無赦、

太祖平定扎魯特部並齎書示其貝勒古沁　天命四年秋冬季

扎魯特部衆來侵我葉赫地、上遣貝勒莽古爾泰貝勒岳託、達爾漢侍衛扈爾漢率兵二千、盡取葉赫遺民銀米而還、會扎魯特貝勒鍾嫩貝勒桑噶爾寨、又率衆來侵葉赫地我兵追擊之、俘人百三十、馬四十七、牛三百五十、駝一、乃釋其百人、而囚其餘三十人、十一月齎書示扎魯特貝勒古沁書曰爾國鍾嫩桑噶爾寨侵我葉赫、肆行殺掠、我軍見之追擒百三十人、我欲與爾修好、故釋百人還、何圖四次遣書悉置不報、棄好辱鄰、一至此極、又復奪我存於開原城中之甲仗等物、夫開原葉赫皆我以兵力所克服、爾蒙古人何嘗有匹矢之勞於其間、其耕者水耕火耨、爾蒙又何嘗助以一鋤之力、爾畜牧之國也、我稼穡之國也、爾我風俗語言各不相同、譬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乃爾蒙古人無端侵我疆土、掠我財物、其曲孰居、三尺之童、亦能辨之、爾等乃不知耶、假使自知無禮、其以所奪人民財物如數送還、已耗之糧食每千斛可償羊千牛百、已死之人可爲設位致祭、如此我乃可遣釋所餘之三十人、及所獲之牛馬、苟有隱匿天地共鑒、爾若又違吾言則背盟尋釁、咎不容辭矣、古沁得書與喀爾喀五部落衆貝勒會商十日、議決悉遵上諭、十二月二十三日扎魯特衆貝勒與我大臣額克星額等五人、會於噶克察莫多之額木筆木伊剛安之色特爾黑衣地方、惟鍾嫩因路遠未至、會時刑牲歃血設誓告天、言歸於好、十二月扎魯特貝勒色本之子台吉昂阿來、

（本段完）

影印太平天國文件第一輯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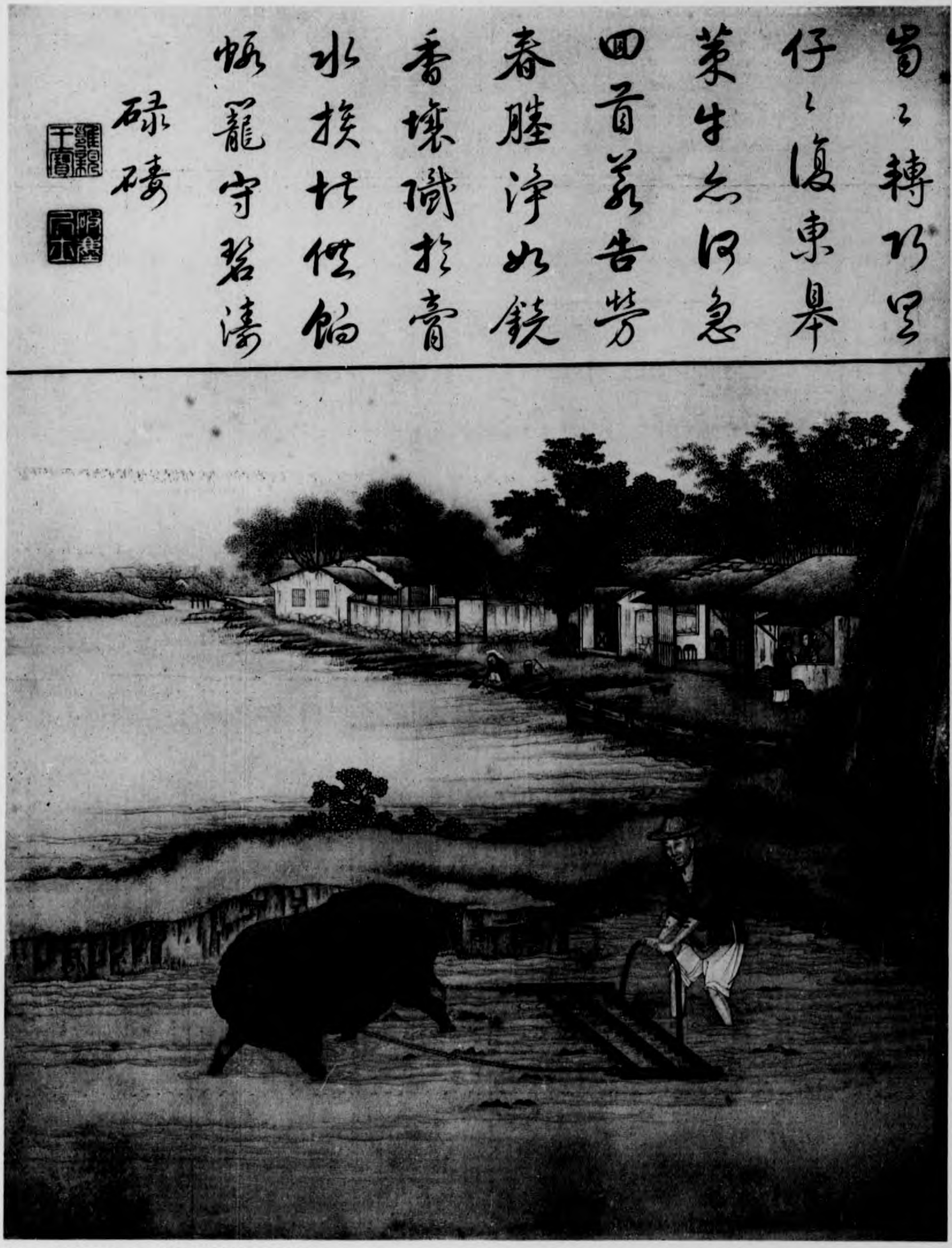
本院新出版物

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

銅版紙每冊定價二元

日交涉史料第二冊每冊二卷六角　故宮週刊合訂本第九十冊每冊三元

郵費每期大洋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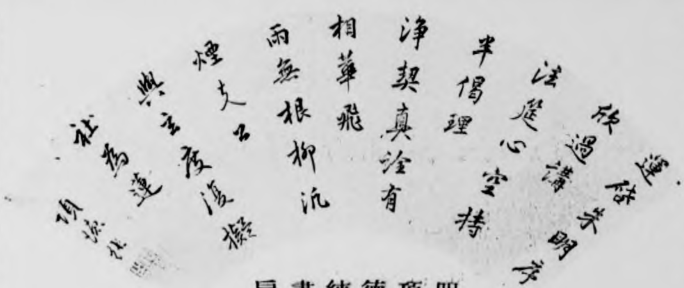
清雍正耕織圖之一（碌碡）

繪事雜錄（續）

明詹景鳳東圖玄覽（續）

周昉揮扇圖、羣美人方洗耕、一美人殆是妃嬪之類坐、對耕臺、一侍女在旁爲揮扇狀、出苦熱之態、甚至雖人人頤豐體肥、無麗情嬌姿、自不勝其娜姌、周以善畫美人擅、予觀其妙在點絳唇、後來效者如周文矩、已有堂室之分、矧乃餘人、敬堂周昉士女圖一卷亦眞、

西蜀郭民部亨之人物一卷、徽廟首題爲文會圖、後題爲唐人韓滉所作、予閱之、本錢仲文劉長卿琉璃堂宴集故事、想韓當時圖之、如李伯時圖西園雅集必倣此也、是楮紙畫完不縕、如一二十年間物、奇寶也、色淺絳描、以蘭葉兼鐵綫曲蚓法、精古雅秀、筆行如水流雲行、細而不佻、着而不粗、同詠四人、深沉之思、冥想之態、宛然在目、中間只一古松、松針勁秀如髮、下鋪輭草、蕭疎而雅、冲出于塵、足稱逸品也、始知伯時雅集圖中草是法滉、滉又本之張僧繇、亨之名衢階、爲人豪岩、疎爽不羈、頗有精識、所收物多佳、亦蜀中希有人物也、（接第四版）



明項德純書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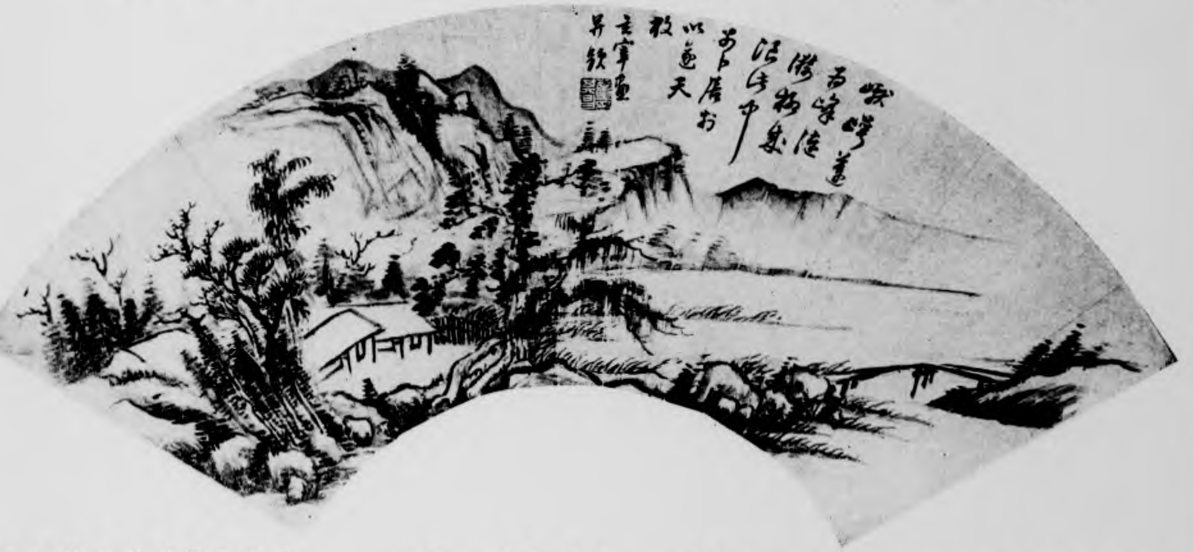
明項德純、元汴子、德新德明之兄、名穆、以字行、號貞元、亦號無稱子、官中書、工書法、於晉唐名家罔不該會、與世父元淇齊名、有雙美帖行世、所著有書法雅言、

故宮印刷所承印

本院最新出版物・故宮名畫集 第一輯一册 每册二元五角 總發行所 北平北上門故宮博物院

明董其昌山水扇

(小傳詳見本刊第八期)



後二年于吾郡管揮使家見一卷、位置盡與此同、而筆更精細、乃絹畫、亦佳甚、然無款識題跋者、亦不說是何人畫、却題有「琉璃堂雅集圖」六字、在前絹之邊際、徽廟觀燈士女圖一卷、絹畫、色或淺或深、筆法精勁雅秀、而意致高古、精而不着干蹟、殆帝自作、非院人筆、以趣高也、長五六尺、絹素完好、後有蔡京跋、郭忠恕雪霽江行圖、皴是小披麻兼刮鐵法、本自王右丞候潮圖而來、前作遠山疎林數重、林木不滿寸許、山與木稱、末作一船徑尺、尾作一脚、船亦四寸、前後數人、岸上拽船、船中器具與船人理船之事備極、舊爲吳中沈啓南家藏朱蓮庵購得、朱物故落亨之手、後有李西涯程篁墩跋、

(全段未完)

孤本名劇

鼎峙春秋(續)

第一百二十六齣 曹仁中計(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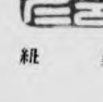
〔南好事近〕鼕鼓似轟雷、十萬雄師成隊如潮、鼓浪風行電掣奔馳、(許褚內白)後軍慢行俺來也、(下場門急上見科白)曹將軍請住馬、(曹仁曹洪白)許將軍爲何單騎而回、(許褚白)我軍行至鵲尾坡、遙見一簇人馬、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往來馳驟、隱約林端、其中必有伏兵、放來止住、將軍不可前進(曹仁白)、此乃疑兵也、必無埋伏、可速進兵、吾當催軍繼至、不得有違、(許褚白)得令、(馳下曹仁曹洪白)大小三軍、就此殺奔新野去者、(衆應科唱)孫權劉備又何難、一鼓北雙雄擊、展威風踢倒樊城、運神機掃蕩吳畿、(下軍卒引許褚上仝唱)

〔北石榴花〕俺只見金風颯颯陣雲移、早又是紅日向西馳、這一帶層巒叠障、峭壁崔巍、(場上設高山切末臬椅劉備孔明暗上飲酒科軍士執壺執傘蓋內奏樂科許褚擡頭見科白)呀、那山頂上傘蓋之下、有二人坐飲、又是這般大吹大擂、分明是劉備孔明、他們好酒樂也、(唱)他恣臨坐翠、微鼓吹飲金罍、(白)衆將官、與俺殺上山去、擒拿劉備者、(衆應吶喊作上山科山上軍士作打擂木砲石科許褚衆唱)他那里緊關防、且陡嶙峋怎得容馳騎、(跟關公張飛軍校內吶喊科許褚白)呀、你聽山後喊聲大震、必有人馬、衆將官、殺向山後去者、(衆唱)須索去尋聲赴敵、(下孔明白)主公、你看紅日西沉、曹兵已近新野、必入城中安歇、吾計成矣、我們就此下山、星夜往樊城去者、(劉備白)有理、(作下山科劉備孔明衆仝唱)打疊起誘敵機宜、打疊起誘敵機宜、再看那八慇般空城計、待來朝眼望捷旌旗、(下軍卒將官引曹洪曹仁上場門上唱)

〔南好事近〕長驅直搗勢無敵、無人境自在奔馳、夕陽西下、安營何處棲遲、(軍卒引許褚上場門上仝唱)往來折衝、早探得前路屯軍地、(白)啓上二位將軍、小將見天色已晚、去奪新野城歇馬、不想四門大開、並無一人、竟是一座空城、特來請令定奪、(曹仁白)原來如此、這是劉備勢孤無計、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在城中歇馬、來日平明進兵便了、(曹洪白)衆軍都已饑餓、各去民房造飯、我們竟去衙內安歇、就此進城、(衆應唱)喜孜孜解甲離鞍、鬧哄哄奪灶爭炊、(作進城科下內作風聲扮風神蘇台上遶場科下軍校持号筒引趙雲上仝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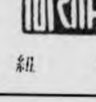
(本齣未完)

程問仁印



鼻紐

程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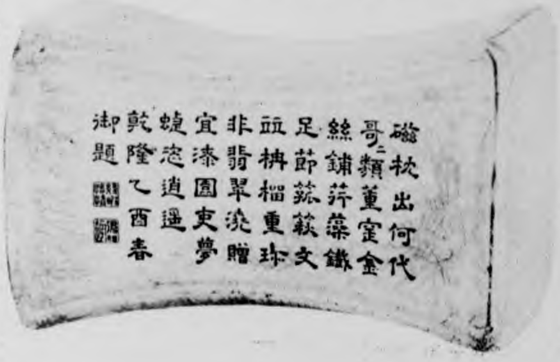
鼻紐

程番椤

程瘠

穿帶

南宋餘姚窯秘色枕



原藏養心殿、器高三寸五分、長五寸五分、腹圍一尺三分、兩端見方三寸五分、一端有支燒瓷針痕五、枕身鐫有清乾隆御題詩、按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卷之八十一載標題詠柴窯如意瓷枕誤、